

42 病人與殺手

那天晚上，秋天的夜幕很快降臨了，像黑色的霧，籠罩著新犁的田，將緞帶一般、通過農舍的州際公路遮得嚴嚴實實。

農舍前的黑暗處，出現一個男人的身影，那個人身材高大，濃眉大眼，高鼻闊口，悄悄地行動，如同無聲的影子。他停在農舍附近，打量前門上的一盞小燈，窗簾後面的房屋裏，也有其他燈光亮著，他搖搖頭，好像正在考慮是去敲前門，還是敲後門？

現在，他靜靜地邁開大步向前走。當他走近前門時，他聽見屋裏有男人說話的聲音。他停在小燈泡所射出的黃色燈光裏，凝神傾聽。他聽出那是收音機或電視的播音員的聲音。

「——警方正在全力尋找今天下午從州立精神病醫院逃出來的病人，那個病人是在殺死醫院的一位職員之後逃走的。我們再次重複先前的警告，雖然病人外表顯得柔弱無害，但病一發作，就會造成傷害——對此，稍後我們將作更詳盡的報導。一位目擊者說，一位金髮女子有一次在一家偏僻的加油站進行搶劫，這件重要消息之後——」他一直等候著，一直到插播廣告時才敲門。播音員那充滿生氣的聲音立刻被切斷，現在，屋裏傳來的只是輕輕的腳步聲，然後突然停止。

雖然在敲門時他就知道紗門沒有上鎖，但他知道裏面的木門是鎖著的。他推測，主人正在門上的瞭望孔裏對他作初步的審視，他滿不在乎的看看四周，然後低頭看了看自己的雙腳。這時他看見門前有一塊藍色的門墊，上面卻有白色的「默迪」兩個字。沒有人開門。他稍等了一會，再耐著心敲門。

「有人在家嗎？」他說，「我是比恩，是麥克家新來的工人，麥克先生派我來借一些工具。」他再次聽見輕輕的腳步聲，一會兒之後，裏面的門打開，一位黑髮、身材嬌小的婦人向外窺視。「默迪太太嗎？」他透過紗門問。「你要做什麼？」

「抱歉這時來打擾你，我要借一套帶全部螺旋鉗的工具，麥克先生說，你先生會知道是哪一套。」他看見默迪太太在皺眉頭，露出不高興的表情，同時撩開面頰上的一撮頭髮。「哦！我不知道。」

「我不介意你的心存疑慮，因為你以前從未見過我。我是今天才上工的，不過，假如你請默迪先生和我談談的話，他會明白是哪一套工具。」

「我先生——他現在不在家。」默迪太太說。

比恩搓搓下巴，「哦，也許我應該等他回來，麥克先生帶太太和孩子去看電影，所以才派我來，那套工具他明天一大早就要用。」比恩嚴肅地點點頭，「我最好等你先生回來，他是不是很快就回家？」

「不！」默迪太太很快地說，隨即又露出微笑，「我的意思是說，你最好是明天早上再來，那時候他會在家。」說著，打算閉門謝客。

「太太，我離開前可不可以麻煩你給我一杯水，從麥克先生家到這兒，路程

並不算近。」

「當然可以，我去給你拿。」

她一轉身進去，比恩立刻悄無聲息地跟入裏面，悄悄地穿過前面客廳。當她接過水，從水槽邊轉過身，他正好站在廚房門口。

她嚇了一跳，嚇得睜大眼睛，杯中的水濺出了一點，她生氣地訓斥，「沒有人請你進來。」

「請不要生氣，太太，我不會傷害你。」

「你嚇死我了，你怎麼能像那樣跟在我後面？」

「我知道，」比恩點點頭，同時想用微笑來使他難看的臉明朗些、好看些。

「我知道你想說什麼，我粗壯、醜陋、又不聰明，你要說，儘管說，以前我已聽過很多次了。」

「我沒有那意思，比恩先生，真的，我無意傷害你，很對不起，我並沒有在想你的長相。這是你的水，喝完之後，請離開。」

他很快喝完水，像很久沒喝過水一樣，一口喝乾。她伸手出來接茶杯，但他並沒有遞還給她。

「你知道，」他說，「像這樣的夜晚，你不該一個人待在家裏。」

「我很好，現在，請你離開。」

「我聽新聞報導，今天有一位病人從精神病院逃出來，那地方距此不遠，現在他可能直接來到這兒。那些人有時候很可怕，當他們發現你一個人單獨在家的時候，你能想出他們會做什麼事？」

「我相信我可以照顧自己，謝謝你。現在請你離開，讓我鎖上所有的門，我會安排得很好。」

比恩搖搖頭，搖搖大腦袋。「默迪太太，你根本不瞭解，當那種人決心做什麼事，或到什麼地方的時候，門窗都擋不住他們。他們可以像猴子一樣，進出自如；當他們發作起來時，力大無比，他們可以打破、撕裂或殺害他們見到的一切東西，但他們的外表和你我沒什麼不同。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，你可以看見一個病人在街上向你走過來，而你不會想到任何事。」比恩咧開嘴笑笑，想向她作出保證。

「我想告訴你的是，這個今天從精神病院逃出來的人，可能直接走到你的門前，你可能讓他進來，因為他外表看來並不凶暴，或者有瘋狂的眼神。你或許認為，那只是一個汽車拋錨，需要幫忙，或者想借用電話，或任何有類似藉口的人，你一點也不懷疑。然而，看你先生不在家，家中只有你一人，他可能對你翻臉，你可能會遇害，他們是難以常理揣測的。」

默迪太太的眼睛盯著他，臉上慘無人色，半天之後，她說：「你對——對精神病院裏的那些人，似乎知道得很多。」

「我在那兒待了兩年。」

她大吃了一驚，退後兩步，人撞上水槽，她說：「哦，不！」

比恩聽出她聲音中的驚恐，很快說：「不是病人，太太，我是園丁，他們叫

作管理員，大約三年前，我辭去了那裏的工作。」

她做了一個深呼吸，然後說：「你差點兒把我嚇死了。」

比恩咧著大嘴笑。「你知道，那正是我要告訴你的，因為我長相不好，你怕我是今天從精神病院逃出來的病人，告訴你，人不可以貌相，在那兒，我看見過好多婦女外表和你一樣，甜甜的，一點兒也沒有要傷害人的樣子。」

「是的，」她說，「我可以想像，不過，我並不認為你有必要留在這兒等我先生，我向你保證，比恩先生，我不會讓任何陌生人進入房間，放心好了。」

「事情就是那樣，太太、當你單獨在家時，不要讓任何人進房間。靠近你門口的陌生人，你最好都不要和他談話，我在精神病院裏和他們談過太多次話，只要你不進一步瞭解，他們告訴你的事，你會發誓說他們說的絕對是真的。也可以說，他們都是出色的演員。」

「哦，好的，請你離開，你一離開，我就門上門，關好每個窗戶，比恩先生，我向你保證，任何陌生的人，我都不和他們說話。」她再次伸手要水杯，這一次他給了她。

當她把水杯放進水槽裏時，比恩說：「太太，感謝你對我的耐心，許多人，尤其是太太小姐們，不能忍受見到我。每當我想和她們談話時，她們不是逃走，就是尖叫救命。我並沒有什麼機會和女士們談話。當我跟你來到廚房時，我想做的只是聊一聊，你會瞭解，單是站在這兒，和你聊聊有多好！」

默迪太太微笑。「哦，歡迎你隨時再來。」

當前門響起急迫的敲門聲時，他看見她驚恐地呆住，兩眼露出驚慌之色。突然，她開始左右搖頭，像一隻落入陷阱的野獸尋找逃路一樣，嘴已張開，發出一聲尖叫。比恩衝向前，一雙巨掌捂住她的大半邊臉。

她的雙手拼命抓那巨掌，試圖掙脫，但是比恩用力把她推到冰箱上，用自己的身體頂住她，使她不能動彈。有一會兒，他聆聽再次響起的敲門聲。他們很滿意站立的位置，外面的人無法透過紗門看見他們，比恩以高過耳語的聲音說：「默迪太太，我不能讓你尖叫，他們會有錯誤想法，以為我在傷害你，那麼一來，麥克先生就會解雇我。所以你知道，我才這樣對你。那可能是一位鄰居來訪，你一平靜下來，我就讓你去開門。」

他感覺到手掌下的嘴巴要說話，而且她在用力的扭動，想掙脫開。

「別那樣，默迪太太，全身放鬆，就像我們剛才聊天時那樣，可能是一位朋友來訪，你那麼煩躁，我不能讓你去開門。假如是熟人，那麼會看出我們只是聊聊，拜訪一下而已；假如是一位陌生人，不必擔心，由我來對付。我會看著他們，不讓他們傷害你。」

他的手緩緩移開她的臉部，然後抓住她的手臂。再溫柔地將她推向前，兩人一起走出廚房，走近前面起居室。

然後，他停步，她繼續向前走。透過紗門，他可以看見一位苗條的、金髮女子的身影。默迪太太驚恐地問道：「誰呀？」

「我汽車壞了，需要幫忙，我的車胎在公路上破了。」

「進來吧！」

比恩一聲不響地站著，眼睛盯著那女子，看她走進來，她很年輕，身穿一件黑色毛衣，長褲子，軍裝式的風衣，汗漬斑斑，而且皺巴巴的，前面沒扣，顯得大而不合身。

女孩微笑。「我的車拋錨在離這兒大約四分之一哩路的地方，信不信由你們，我不懂得換輪胎。」

「這是我先生，」默迪太太介紹說，「或許他可以幫你換。」

比恩一聽，突然愣了一下，然後明白她真是很聰明，因為這個女孩是陌生人，她要他來應付。

女孩說：「那太好了，」她對比恩微微一笑，「你真是可愛。」

「當然，他是非常可愛。」默迪太太說。

比恩的臉紅起來，她說他可愛，但他可以看出，她是口是心非。

她們從未認為他可愛過。他抑制住聲音中的怒氣，說：「你們女人都一樣，當你們要男人做些繁重的工作時，你們就面帶微笑和男人說好聽的話；可是，當我這樣一個醜陋的人想和你們說話，目的僅是友好地聊聊時，你們就嚇跑了。」他氣乎乎地，「小姐，你可以找別人為你換那個輪胎。」

女孩的右手從外套口袋裏伸出來時，手中握有一把左輪。

她指著比恩的胸部。「好的，老兄，假如你有那種感覺的話，我也沒辦法，現在，我們要用你的車，你太太也一起走。」她後退一步，又用手槍示意他們向前走。

「我們走！」

「哦！別那樣！」默迪太太輕聲說。

比恩突然記起新聞播音員的評論，提到有關金髮女子和加油站的搶劫。現在看看那女子，以及她握著的槍，他總算明白了，眼前的人就是那位女劫匪。

「去呀！」金髮女子說，「趕快走，該死的東西。」

憤怒使得比恩的臉扭曲成一個醜陋的面具。

他板著臉，向前門走，可是，突然，他揮出手臂，像一根樹枝，打到女子持槍的手腕上，手槍落地，滑過地板，飛到了牆角。

比恩向她衝過去，逮住她，她用雙腳和手指甲抗拒了一番，然後他一拳擊在她的下巴上。她在地板上倒下來，當他移身離開那女子時，背後響起槍聲，牆上的泥灰濺到他的腦袋上。比恩憤怒的大吼一聲，快速衝過房間。默迪太太早拾起槍，打了一槍，正想再打一槍時，他向她衝過去。

他猛一撞，把她撞得往後退，憑那一撞，他可以伸出雙臂，在她倒地之前抓住她。她尖聲高叫，劇烈抵抗，一心想掙脫他的掌握，以便開槍。比恩把她手中的槍打掉，然後猛切她的後頸，使她暫時昏迷，她軟綿綿地倒在地板上。

比恩臉部扭曲，張嘴喘氣不止。他站在房間中央，在打量兩個婦人之前，先撿起手槍。然後搖搖頭，心中在想，有些女人，像那個金髮女子，她永遠不會理解，一提到他的外貌時，會令他異常光火。

他把她打得頗重，會昏迷好一會兒，回頭再去打電話報警。

現在，他關心的是默迪太太，打一開始，他就知道在這種情況下，她會驚慌失措。自己留下來，沒有立刻走開，倒是一件好事。在對那金髮女子的同情之下，她可能被劫持或殺害。現在，他必須照料她，可憐的人。

他轉身，溫柔地抱起她，他要抱她進臥室，那是最好的地方，他要把她放在床上，用冷毛巾敷她，使她清醒；他抱著她走進過道，來到第一道門，推開是浴室。

隔壁的門是另一個房間，黑漆漆的，比恩摸索著開了燈，走進去。

他倒吸了口氣，凝視床上的女人。她是一位紅髮女人，胸口插了一把刀，人已香消玉殞。

比恩皺皺眉，搖搖頭，想理解眼前的事。他麻木地將視線從床上的人移開，然後游目回顧。

他看見梳妝台上有一張彩色的結婚照，男人的衣服上有一朵花，但是比恩的眼睛卻落在穿白婚紗的新娘上。她有一頭火紅的頭髮，和躺在床上，如今已死亡的人是同一個人。

比恩打量著在他懷中的女人。

爲什麼？她看來一點也不像是從精神病院裏逃出來的。

------(完)